12

V
B620.78
C46.1

陳太史昭代經濟言卷之十二

南海秋濤陳子壯輯　浙汜仲因陳鼎新參訂　思皇周應遴　天虞金階升

馬馴 字德良福建汀州人官拜湖廣都御史

破虜 刪

臣伏思北虜爲中國患自古有之惟有備然後可以無患今鎮兵雲屯關戍櫛比然賊奄至不能防禦者

承平久而實政不立粉飾多而武備不修也臣請以修武備之法利害之說戰守之便廢置緩急之序施爲相度之宜爲　皇上陳之計我邊壓東起遼陽西至臨洮所守之地廣也自春至冬自幼至老所守之日長也所守之地廣信未有千里之堅城所守之日長信未有千日之銳志矧彼醜虜以馬爲家何如其僕利也與我軍之欲戰而後索馬者異矣以射爲食何如其習熟也與我軍之董勸成能以爲技者異矣

備虜蓄威制勝固內無如此疏所謂廟中十萬甲兵者耶

且其膚革毛髮長養于風日沙莽之中飲食衣服不藉烹飪溫煖之細譬之風林之鳥走壙之獸其桀驁猛厲固其性也且彼聚而我散彼逸而我勞窺我之隙俟我之懇衝突而至彼截其直我守其橫首尾不能相應內外不及爲援檄召未至而關門已破議論未定而彼已蹷足去矣此彼之所以世爲中國患也然我中國習五行以爲具我得勝氣者也聚諸省之供餉我得勝制者也上有　剛健神武明畧之君我

得勝主者也彼烏得有其一二加我十百千萬哉夫五行者金木水火土是也葢殳戟刀劒矛鋒矢鏃是以金勝也弩幹弓材標架楯柮是以木勝也崇城壘堡高壁深塹是以土勝也內則桑乾白河蘆溝環遶京師外則黃河一帶亘截萬里以爲大限是以水勝也神鎗機炮烈炬焚薪是以火勝也斯五者我筭得彼筭不得皆我所長而彼所短今以我所長而角彼所短反不足以屈彼何也有其具未有其用有其君未有其臣自古謀臣戰士每苦于庸暗之君讒佞之臣居其中而牽制阻撓以僨其事宋轍可鑒也乃今皇上獨攬乾綱神謨廟筭駕出羣臣之表固非讒佞可容喙也而平虜安邊以貽百世之太平此其時矣凡敵國對峙固未有不能戰守者獨言守將誰欺乎爲今之計惟擊爲便所以備擊者有三事焉儲峙爲急皷勇爲急制車爲急而繕城垣脩斥堠之類宜次第興舉可也儲峙之法有三復輸粟之令革買賣之

守不如擊
民是不然
無坐以待
勝之理

窩則鹽引開而飛芻走粟至矣久任沿邊守令以徵收每年邊額多寡爲贊否則積少而倉廩實矣先時出帑藏銀預糴芻糧以儲各鎮急則價不踊貴也鼓勇之法有二養敢死之士重賞功之賞制車之法當如總制都御史劉天和昔年所議式不可改也嘗考盛漢之兵制曰車騎曰材官曰樓船今之禦虜舍車騎材官何以哉而車騎尤爲急也古者用車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士卒有所庇衣糧有所齎

車戰有數利焉宜熟籌之

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況中國以火器勝虜而火器必以車載而後可以馳遠而後可以機發準也蓋兵車者制虜之要術不可以房琯之偶敗遂因噎而廢食也與虜對壘則重車疊陣方軌而行山移而進謂之奮擊虜衆未集則衝車直隊竟刺部落謂之衝擊我衆未集虜騎忽入關門則排車橫陣高壘厚壁以奪歸路謂之要擊虜衆深入絡繹連亘則分車角陣縱橫開闔約號四起謂之夾擊虜之還也既有所

馳載必不能疾行則輕車夾騎三道排堵而尾之或夜砍其營或擾奪其馬伺便則以火器車直擣其輜重期以必救然後三道夾攻謂之追擊我有三備用是五擊雖使頭曼復生冐頓再出亦不能支矣昔人以虜惟利擄掠不羞逃遁斯言得之矣且彼以獵于沙莽者爲食今不獵沙莽而惟欲寇我中國以爲利必其所利益有倍于獵者而後爲之使我有備焉彼將不利于進雖進不利于退則不若獵于沙莽者安且利焉尚何侵擾之患哉今養武士其情狀如畜獵犬然日聽其發蹤指視以馳逐林藪則精神皷動各逞技能而犬有獲也不然則將安疲樂怠惟嗷嗷待食于人且釀成驕悍之氣反搏噬人矣此無他養而不戰無所用氣故也及見近時馬勇深震王效號稱名將夫豈有他長哉惟是肯養能死之士而已多者不過數百人少者亦不下數十人結以恩義飽以嗜欲一旦虜至則出死力以報之使我九邊戰士盡如

三家者士又何難于燕然之勒哉此臣之所謂鼓勇者不可不急也大抵主兵一動便問倉廩所積若干石客兵一至便問芻糧所供若干時邇者邊糗無數月之備士卒有枵腹之憂一旦攻圍援絕又何以爲自存之計哉此臣所謂儲峙者不可不急也六韜所謂車者軍之羽翼所以陷堅陣要强敵遮北走也曰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又曰一車當六騎又曰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古之所謂大車革車兵車戎車衝車攻車後世所謂武綱車扇箱車鹿角車自古兵家所恃以爲勝者況虜專騎射之能往來遊衍疾于風雲非車不足以當之臣所謂制車不可不急也竊狀時事如尫羸之人病大疽也疽將潰及腹背危急甚矣惟攻刺刲剔以盡決癰毒而後徐理其羸弱可也彼庸醫者執議思補而毒氣入腹不可復救悔何及焉大抵剔刺甚恐人温補之言易入也奸諛誤國故庸醫者流也不曰失機則曰生事不曰開邊釁則曰

胄破錢糧師旅未興而議論紛然舉劾一行而經年聽勘雖使頗牧衛青等復起將安用之是故在彼不殺則不威不震則不懾不戡則不定在我者不橫奔四出不可以收復河套不戰勝攻取不可以退守邊疆所謂不一勞者不永逸也伏願　皇上推選大臣之兼智仁勇者一二人以總制邊務不必急其旦夕之效而惟責其成功于五年之上下不必問其城堡小戰之失利而惟取其軍律氣勢之壯盛不必計其供億之多寡而惟視其胡虜侵犯之疎數不必責其武弁之廉檢而惟課其謀勇之大節聽其生殺予奪之便宜而不可使舞文弄墨者爲之扛阻掣肘且我國家建都與虜僅隔一山一則據關塞之險足以制北虜之命一則恃京營之兵足以壯畿甸之盛今虜突入古北口若履坦途我軍坐視縱橫不與交鋒此皆當事之臣不能預處也地雖險而不知所以守兵雖衆而不知所以用束手旁皇以致誤事臣愚以爲

每季輪差總兵官一人督京營四分之一屯練關口多設火器布虎落以爲必不可犯之勢京師民居之外擇要害之地立四大堡每堡可屯萬人遇有聲息即分布屯守以安城外居民之心關口固則外虜難入四堡立則內宄不作此安畿輔固根本之首務然而便宜處置鼓舞作興則在帥臣而其委任責成則在皇上也

減賦疏 刪

言之悽惻仁人之心

勘得襄陽等府州縣衛所災傷山居煮葉水居捕魚田園如掃室家若枯百姓之色皆黧然欲就死也臣哺慰者久之圖所以救饑者未得其便而武岡黔陽等縣亂民忽見報矣多方安緝獲渠魁嚴寬等而法殲之實不覺淚之灑臣襟也臣安撫之詞有曰從亂者死無赦而將死于饑者予先計口賑之復奏減今歲應徵之糧而諸郡縣之民始帖然待　恩矣切念荆楚豐歉天下因之況其俗慓輕多逐目前之利即

富室亦無隔歲之儲且關洛流民失業就食者動以數萬計谿徭出入相引爲奸守土者不能一時忘竊發也捕之于生心之後即餉兵猶恐不敷不若寬之于待命之先且保民猶有餘惠不特百姓信臣臣可以對百姓而荆襄無難江漢安流　國家熙美之休將與天地同悠遠矣

上兵部止兵　刪

謹按松潘一鎮西接吐蕃之界北近金氐之巢番蠻

兵即民寇止兵安民上不損費傷威下不繫誅蓄怨威從恩生動從靜制造福斯民多矣

出沒倏噪倏寧此夷性也洮州奸民違禁交易而陝之守臣據法捕之此憲律也走死蠻境外誘番夷內連峒族越風洞而寇龍州奪鎮平而寇疊溪雖勢若燎原法在勦絕而撲滅之計則一遣紙之易蓋烏合之衆螳逞之雄如戲如謔互相攜軋官府防護得法撫諭有方而因之間即蒙頭竄命長守穴中耳此某所朝夕熟籌而敢必萬全者也若如總兵官徐俊守禦千戶金城等所呈反狀所請軍資大建旗鼓誓必

老臣深識遂遂如此

盡殺賊奴爲武弁立功之謀得矣恐轉教之變而所損將不貲無乃爲西川重困乎古云佳兵不祥又云兵無妄動乞毋殉所請速止大軍聽職招撫無謂寇不止而可徐議師及議師而職卽甘玩寇之罪也

流民卽吾民大足爲分視彼我者警動眞仁人之言

安置流民劄 全

看得流民卽吾民也法有流原待乎臯之重者而民獨甘自流乎荒旱頻仍驅千里失業之民散集我地中野悲鳴情實可憫若能得食來春麥熟各有故土之思矣豈卽甘聚嘯以流易死乎況各地方倉儲數年以來所貯稻麥若干原以備賑卽難散給流民獨不可給與居民乎富民尚義者事難自薦獨不可勸令平糴乎濟土民卽濟流民流民安土民俱安矣來業者毋迫干網者毋縱順性調停酌地安揷在贊有司之能耳何用捕逐爲至于提防一節卽非流民布聚地方各有封守如吉陽湯峽梅子等處最爲要害本院兢兢屢行申飭令後巡捕等官視前愈加嚴謹

眞經濟眞文章

量增守邏只不至紛擾以亂成規則恩與威濟自然畏隨愛生矣此亦一時之權宜也

馮琦

爲行取原係舊章守候再經新歲懇乞　聖明速賜考選以光聖治　刪

竊惟行取一事始於前年十二月至去年正月以後則各官皆集　輦轂下矣屢經臣等題請考選未奉明旨閣臣疏揭亦僅報聞臣等自念閣部大臣尚未能有所感動況于踈逖下吏羈旅孤臣即有苦情安能自達於　九重之上哉顧臣等所惜乃在典制政

國家因循之弊至于灰士心失效體敗壞人才每從淹滯言之切中膏肓

體吏治人才而各官守候之苦猶其餘耳　國家設官極重言路選授之法特異諸曹各官先任而徐考其成言官先考而始授以任是維鉅典夙號至公今諸臣已奉徵書來集　闕下既離舊任未授新銜既不得即列臺省之班又不可遽改曹郎之秩今日在內之侍從如此其匱乏在外之守候如彼其艱難人不得官之榮官不得人之用　祖宗以來並未有虛官久宿王言越歲經年如今日者使後世謂二百年之行取至今而遲二百年之考選自今而廢　祖宗令典一時隳之甚易後日復之甚難此臣等所爲典制慴者也事各有宜政當識體前後相應是謂有章笞季布見徵已而報罷當時尚謂以一人譽而召以一人毀而罷恐爲有識所窺況此徵召之臣並奏循良之牘其召之也似欲用之其不報也似欲置之召本有名置之何辠使人寄官於不內不外之地寄身於忽毀忽譽之口而朝廷政令亦在不用不舍忽

官方倒置若此成何治體

行忽止之間如雨垂落而旋收春已和而乍冷以前博訪精選之旨都無歸着詢嘉納讜之意總屬空談此臣等所爲政體惰者也外臣華選無如行取不但上藉忠規亦且遠資激勸今諸臣來從下國如望班生之塵及其已至都門徒索東方之米彼下僚亦皆有俸謫臣亦皆有官諸臣乃無職可供無俸可食使天下之士有拊襟褁足不敢自前之心皆謂仕宦何必好官好官不過行取行取不過旅食都門耳反不如優游歲月儘可序遷何必勵精博此徵召是使平常借口材雋灰心撫按舉薦何爲部院採訪何用畧無風勸人誰信從此臣等所爲吏治惰也而天下人才惟上所奬養之則長抑之則消世既須才才必資氣士氣振則才亦發舒士氣餒則才亦退縮諸臣始進譬如花木向早春葵藿傾初日已遭頓挫不任摧殘氣既沮矣才於何有且天下見前歲斥逐之易今日登進之難皆將妄意揣摩多方規避盡化百鍊

守彼三緘影消松栢之烏聲斷梧桐之鳳言者既不敢吐任者亦不敢爲率天下之士而歸於依阿唯諾委靡退阻必自此始臣等所爲人才惜者也此四者於時於勢萬萬不可再緩而臣等一念爲國赤心更在聖慮聖度又不止如前所稱四者緣諸臣待命既久中外相視求其故而不得或謂因前有觸忤不欲後人效之或謂因朝有缺失不欲下臣言之事未必然人言則已然矣夫人臣誰不欲常保身名誰不欲結知君父何可自于雷霆之譴自絕雨露之私或出忠悃不恐不言或關職掌不得不言即在前人尚有可諒況以前人之觸忤杜後人之進用疊受瓶恥李代桃僵譬如江河之舟偶有抵觸帆影既過浪痕已平豈可更執後舟欲償前辜治亂之跡具在前史不論衮職闕與不闕但論言路開與不開[illegible]政彼自妄言彼既妄矣我復何損若其有缺正當求言我方求之轉爲我益惟夫朝不受言人不肯言

言路惡得不開

前有奸而不知後有亂而不覺此乃爲損耳自古言官之杜口比於仗馬之不鳴彼則但使立仗而不欲其長鳴今則恐其長鳴而先禁之立仗傳之青史人其謂何　皇上數年以前求言納諫鳴珮執簡法從如雲以今日之蕭條倒往時之全盛孰得孰失事自了然若登用不效臯在諸臣考選不精臯在臣等至於早祭　明旨惟望斷自　宸衷則　聖治益光聖度益廣兼可以存典制明政體興吏治養人才此

神祖朝公貢做得格

方春布令第一義也新歲之始諸臣見臣等於公署臣等相顧太息一草一木皆已萌芽而諸臣獨鬱結不得盡其才四序八風各自宣布而臣等獨黯淡不得盡其職既憐諸臣兼自愧也故不憚其說之煩瀆若此

爲災旱異常備陳民間疾苦懇乞　聖明亟圖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全

臣等伏見自去年六月不雨至于今日三輔嗷嗷民

心事議論亦不減宣公愷惻情千年之不永也

不聊生草茹旣盡剝及樹皮夜竊成羣兼以晝刼道
殣相望村突亡烟據巡撫汪應蛟揭稱坐而待賑者
十八萬人過此以往夏麥已枯秋種未布舊穀旣沒
新穀亡收使百姓坐而待死又何忍言使百姓不肯
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京師百萬生靈所聚前此居民
富實商賈輻輳邇來消乏於派買攘奪於催徵行旅
艱難水陸斷絕以致百物湧貴市井蕭條且庫銀不
滿數千倉糧不支二歲名邊軍餉尚多未發萬一河
漕有梗歲解不來京師景象富復何似建中之亂寧
不寒心齊諺有之不憂年儉但憂廩空數年以來災
儆洊至秦晉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繼之民食雁糞
矣齊魯繼之吳越荆楚又繼之三輔又繼之老弱塡
委溝壑壯者展轉就食東西顧而不知所往夫堯之
九年水非盡郡國而災也湯之七年旱非盡川澤而
涸也彼溢此竭東穰西歉相尋不已而至于九年七
年耳以今方之不已過哉加以頻值四夷之警連與

苛政猛于虎婉婉盡出

指陳亦畧曲盡

傾國之師車轔馬蕭行賫居送按丁增調踐畝加租試取此時租賦之額比二十年以前不啻倍矣瘡痍未起呻吟未息而礦稅之議已興貂璫之使已出不論地之有與無有包礦包稅之苦不論民之願與否有派礦派稅之苦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指其貨而嚇之曰彼漏稅則橐立傾矣以無可稽查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無王法之事大畧以十分爲率入於內帑者一尅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參隨者三指騙于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用歲時之餽遺驛遞之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爲市者皆不與焉　陛下但知利源易開中貴易信豈知彼在外剝害小民至於如此亦豈知今日苦礦苦稅之民即是前日被災被兵之民重累疊困咨嗟愁怨至于如此臣固知　陛下之必不忍也語曰財與命相連每歲大辟以爭數錢（的確）相殺傷者不可勝計父取子財則怨者十三祖取孫財則怨者十七若父祖取子

孫之財以與强奴悍婢則怨者不可勝計矣人君之於民豈但祖孫父子之隔而中使與黎隨豈但强奴悍婢之害已哉自古天下之亂階皆始於民心之離遏離而後有怨咨怨而後有憤恨憤恨而後有流言流言不已而鼓噪鼓噪不已而反叛今之民但未反耳於前數者已無所不有矣　陛下亦可以省而杜其漸耳即如湖廣一省激變四五次而獨近日武昌爲甚　陛下試思無知小民何苦而變誰非性命誰無身家惟其剝削之極無可控告變亦死不變亦死等死耳求與見害之人比肩接踵而死死且不恨夫人情不必死始畏死耳人知必死復何所畏人不畏死法安可加故使奸民害良民大亂之道也激良民爲亂民以殺奸民亦大亂之道也大亂之端初起人主皆謂必無及其禍亂已成欲救之苦無及史冊所載剝民之代寧有無後患者乎行之急則禍亦急行之稍緩則禍亦稍緩急者既唱緩者必和之夫漢之

民不畏死尚肯畏君而後君乃畏民矣

深思遠慮窮形極變無非爲國

忠懇世文章之有用者

敗也在民窮窮則爲盜矣唐之衰也在官窮盜起而無以應之今閭閻空矣山澤空矣郡縣空矣部帑空矣國之空虛如秋禾之脉液將乾遇風則速落民之窮困如衰人之血氣已竭遇病則難支以如此事勢而値大旱爲災賑濟無策河流梗塞邊餉匱乏是豈可不爲長慮哉民既窮矣怨矣亦有窮極怨極而不思亂者否不能保其不亂而各地方又搜括已盡亦有以應此亂者否竭天下礦稅之額大畧百萬有如一方有警如寧夏播州之役不知所費止此百萬否天下貢稅正額四百餘萬有如一方有警各處效尤征之不前運之亡路此四百萬者皆能依期至否平日惟恐天下之財不盡歸內帑如遇有事不知內帑之財亦發以應天下之急否平居無事奪民數錢已失其心如遇有事與民數錢不知能即得其心否臣言至此不覺肝膽皆裂聲淚俱下若謂事必有安無危則前代金甌之業豈不自謂永固而何以不傳至

今日若謂財必有聚而無散則前代西園大盈所積之財與積財之人皆在何處而獨黷貨之名留於今日然則人主之寶惟有大業而可傳之異日者獨有令名耳臣等竊觀　皇上作用譬如神龍能作能止能操能縱自　皇上起之亦自　皇上止之布德音撤中使收人心回天變止在半紙詔書耳臣伏讀

皇上憂旱之旨勤勤懇懇不減周宣雲漢之什因思

宋神宗時罷新法而雨漢明帝時釋繫囚而雨總之

應天以實耳近時鎮撫司監繫官犯及生儒半因陳奉誣奏今奉之罪狀既已明白則諸臣情節有可矜原酷旱炎蒸沉淪黑獄　聖明在上能無惻然若見監者發刑部問理被逮者聽撫按繕奏則肺石可以無冤南冠可以無泣而就諸臣之中惟馮應京爲楚人所憐應京實有愛民之心愛民之政名受香火於彼而身嬰縲絏於此遠近傷之　皇上重處此一人無加於法而天下皆以應京爲冤輕處此一人無損

於法而天下皆以　朝廷爲是惟　皇上執兩端而裁決之臣等叨列班行同國休戚時勢至此不忍不言所慮者萬民之心與萬民之口所惜者萬世之業與萬世之名惟　陛下加意于臣等之言臣等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爲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心以勵人材　全

頃者　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于崇正開邪甚盛舉也臣竊惟春秋大一統統者統于一也統於聖眞則百家諸子無敢抗焉統于　王制則卿大夫士庶無敢異焉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性鑑正史而外不列于學宮不用以課士而經書傳註又以宋儒所訂者爲準蓋即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此所謂聖眞此所謂　王制也自人文向盛士習寖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騖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

戈著弃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恣論爲神奇以蕩弃行檢掃滅是非廉耻爲廣大取佛經言心言性畧相近者竄入於聖言取聖言有空字無字者强同於禪教嗟乎聖經果如此解乎士子制義以聖人口氣傳聖人之神耳聖人之世曾有此語意否乎夫學宮所列至要亦至詳童而習之白首未必能窮世間寧有經史不能讀而於經史之外博極羣書之理弃本業之精髓拾遺教之殘膏譬如以中華之音雜鞮結之語語道既爲蹐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爲榛莽部科交列其弊　明旨申飭再三而竟未能廓然一大變其習者何也解書或用注疏或不用注疏則趨向不一也掄文或正體而取平典或憐才而收奇儁則鑒裁不一也同是違　制而或參或不參則法令不一也同是被參而或以爲當處或以爲可以無處則議論不

支運關國運經術本性術非聖學大明之世孰與崇正闢邪扶後聖教哉其本在主持世道者

有旨禁書而禮部門首監察司隸何不檢也

一也士有不一之趨向取士有不一之鑒裁而又以不一之議論行不一之法令政體且有二三士習何由歸一即如燒毀異說去年亦奉有　明旨督學而下何曾禁止一處燒毀一書等經學于弁髦得　詔書于挂壁如此即　朝廷之上三令五申亦復何益臣請一取裁于聖人之言與　天子之制而定爲畫一之法士子授受當先明經術講書行文以遵守朱儒傳注爲主二三場以淹貫性鑑正史爲主其有決裂聖言背違　王制援儒入墨推墨附儒一切坊間新說曲議皆令地方官雜燒之各該提學官負仍具文報部要見黜過險詖邪妄之士幾人焚過離經叛道之書幾部生員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餼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外酌量降黜考過試卷前五名以原卷解部如有違式過多者照題准歲貢不堪三名以上事例議罰敢有抗違不解卷赴部者定行黜降兩京各省鄉試錄及中式墨卷亦以聖言

王制爲準違聖言則參不違則否背　王制則參不
背則否士子有引用佛書兩句以上者停勒一科不
許會試多者斥革各解卷到部劄委司官評隲送科
覆閱各以虛心平心從公從實互相參較不得遠近
異法輕重異處致有後言事關考試官提學官違式
之大者具疏參究其應停應降生員徑行提學官處
治至于文章之體裁士子之條格容臣等細思參酌
再行題請伏乞　天語叮嚀勑下部院斷在必行行

之三年而士習不歸正文體不歸雅則臣等與天下
督學官員均受其咎乃臣等猶有說焉自古世道升
降之會往往以士大夫好尚爲徵世之治也高明之
士盡以其才識用之修政立事主於爲國其議論必
典實平確而天下靡然從之世之衰也盡以其才識
用之談玄課虛主於自爲其議論必奇僻空曠而天
下亦靡然從之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
必不盛即能真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咳唾

之餘以自益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于吾道之外自爲二氏自南宋以來于吾道之內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非聖主　執中建極揭皎日于中天士大夫一德同風挽頹波於砥柱悠悠世道臣等未知所屆也

東省防倭議　全

東人談東事可療飢伐病

防倭猶防黃河也夫虜患如海雖復滉瀁澒洞與天無際然潮汐有所屆而止河則犇突橫溢遷徙無常可使平陸爲河可使河爲平陸當其衝決不知所向亦不知所止今倭患有能知其所向與所止者乎倭所向非遼左則天津非天津則登萊愚以爲犯遼左則難入也犯天津暫擾而易定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中國之甌未有已也遼左皆軍衛又歲當虜城有可守埜無可掠今四方有事皆調遼左兵彼所入即

我精兵處無論能戰守必有餘我能自堅彼將坐困故曰犯遼左難入天津畿輔重地爲國咽喉一有緩急遠邇大震然進可攻可掠而退無巢穴以自守各邊之兵遠者十日近者五日一呼立集平原曠埜以騎蹙步萬矢齊發我用其長使無所據一戰而勝立可芟夷故曰犯天津暫擾而易定倭水戰不及南兵者舟不如也陸戰不及邊兵者騎不如也若出于無水兵無邊兵之處彼搗其一虛而我違其兩長腹裏州縣城既不堅人無固志郡城自守不足安能救人各城披靡則郡城亦難孤立北震邦畿西梗運道游兵雜沓道路不通須我南北兵集彼已自立窟穴我反勞彼反逸我反爲客彼反爲主我反致于人彼反致人故曰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矣請畧陳三郡之形勢齊之所以稱四塞者何也東面海西南面山也惟正北一面綰轂其尸北自牛山南至穆陵萬山綿亘二百里不絕山勢西起太山南接蒙山鉤連至郡

城北始盡故青州者海山之間一大都會也登萊負海險在郡東青州負山險在郡西山東海面二千七百里處處可登出於登則萊不能救出於萊則登不能救南而諸城日照北而樂安壽光則直出於青之境內而反抄登萊之後蓋登萊可捍外不可衛內若外控登萊內護省直扼山海而居其會則惟青州爲重凡用兵必先積餉積餉必先求頓餉之處夫有重餉無堅城非吾餉也有堅城無重兵非吾城也有重

建青州爲重鎮實是登萊二城鎖鑰

兵無厚餉非吾兵也兼此三者則可以爲重鎮矣青州因山勢爲城可據以守其人輕悍好鬬可訓以戰若結以恩惠授以紀律則皆可使爲兵內憑百雉外阻羣山强者乘城弱者入山以避難不至盡委以資敵壁可堅埜可清亦惟青州爲然故莫若建青州爲重鎮厚增陴廣積餉多屯兵以據登萊之項背互相聲援互相灌輸而內于中原添一重保障切以爲于計便倭入朝鮮且戰且前守如處女忽如脫兎此非

進掠之兵而據地之兵非浪戰之兵而有前後着之兵也有如彼知我空中國兵赴遼左而潛以水軍乘風渡海處處無備登萊兩郡城不可知其他州縣望風瓦解必將望名城以爲歸青州素亡蓄積一年耕不足一年之用若使閉城坐食加以四方避亂之衆不出一月立困矣青州之民勇私鬬怯公戰平居皆鮮衣怒馬六博蹋鞠游食惡少比肩接踵無事尚且思亂一旦有事乘機肆掠乘機報讐緩之則不減于倭急之則潛應倭今倭在大海外而不逞之徒談之已津津有喜色故青之城必可守而必難守者人心然也倭至登萊我失大海之險一也至青州我失羣山之險二也過此以往更無險阻我無地不可憂而彼反可戰可守可進可退外以海爲門戶西包河山以自固而以北向一面與中國爭衡我則以信臣精卒帶甲十萬臨之未易歲月者也切臆計之倭越大海載糗糒器具以來跣足登岸負米而馳多不過賫

一月食而因糧于我海邊空濶人烟稀少加以逃避
鳥驚禽散彼即搶掠能得幾何我誠以重兵要地阻
羣山以扼之清埜固壘以老之宜有可勝之理故青
州守則我東面以扼倭青州不守則倭北面以扼我
然則青州者天下大勝大敗之機也就我　畿輔論
則天津急於登萊就彼盤踞論則登萊便于天津就
彼進犯論則登萊急于青州就我控扼論則青州重
於登萊山東六郡青州城堅固第一民勇力第一地

險要第一而民窮財盡人人思亂喜亂亦第一然則
建青州爲重鎮一定不易之策也建鎮必先議兵議
餉議將以恩收民心而以法持之謹列其事于左以
俟籌　國者采焉其最要當先定南北兵將水陸所
宜水戰宜用南兵陸戰宜用邊兵然客兵不可多得
不可久恃終當訓練土兵第以彼爲師習其技能耳
今海上水兵二三千人而邊兵無一人豈以海上數
舟便可恃爲長城耶今日皆謂南兵習倭夫南人不

見倭已三十年當時壯夫今皆已老此時所募精壯乃是當時未生之人其習倭事恐與北人無大相遠而風氣終不如西北邊之勁海濱用之可耳至于城守陸戰而亦用南將南兵恐非完策郡城宜設叅將一員誌城樂安宜設守備二員皆擇邊將威望素著者坐名上　請隨帶家丁叅將二百人守備一百人各給雙糧稍從優厚一遇有事外可仗其勇敢以當軍鋒內可藉爲牙兵以鎮內亂無事即以其技藝教練土兵海上水兵增至一萬以南兵教之陸兵每郡增至五千以邊兵教之于本省班軍赴京邊做工先該中丞鄭公奏留海上防守部覆以海氛未急未見允行今當盡數留用營如人家有盜合使臧獲在門庭防禦而反令從容洒掃緩急失宜且方借兵于各處而本處之兵乃令遠赴供役恐非計也其次當定海上戰守功罪格及鄉民自保之計比見部議賞格備矣然詳于戰而未及守今宜先定至海上守城之

令倭至城下守城者守三日當小捷六日當中捷十日當大捷文武官破格超擢賞延于世士民量其時日以爲蠲免分數海防撫臣先閱定某城堅瑕可守幾時如在限外失陷者稍薄其罪限內者以軍法從治各處修城宜圖實效不得粉飾目前守城與修城貢役同論功罪行賞罰守城居十之七修城居十之三鄉居之民每鄉立約長擇一鄉有才謀者充之先將近地避兵之處相度停妥一聞海上烽舉聲勢逼近約長率百姓近城者入城近山者入山累糧自隨不能攜帶者緩即先行窖藏急則即時焚毀寧弃滿壑必毋以糧資敵寧窩山谷必毋以民資敵也我之於倭兵力十不當一器械十不當一奮勇及前死不反踵百不當一惟有以城相拒以糧相敝或可奠耳其次當春留東三府錢糧一半運糧赴朝鮮接濟一半留海上修戰守之具如山陝二省錢糧皆留備邊近日畿內諸郡亦皆留之量加鴻臚武職虛銜罷閒

士夫得復職閑住致仕及量增服色品級徒流以下皆以本色贖罪以此類推廣必有應者富足之家有預納錢糧者一年至二年量減一分三年減二分多者照年數多寡酌量遞減亦濟急用之一策其次當令沿海地方民間得以本色上納錢糧民以糧易錢以錢易糧由縣輸郡郡輸省省輸京師輸輸之費已三矣一旦有事又從藩司發銀到府到縣糴買無論徒勞牛馬徒費民力收之納糧之時價省而得糧多

收之糴糧之時價費而得糧少又往返費時日則何若即收本色而貯之倉夫納本色民所甚便也若充軍餉亦以本色折色相兼支給軍亦稱便此則民不必貿粟納糧官不必發銀糴穀上下逞返所省必多又本省之糧已發海運今秋穀豆所收又薄明春之民必多楞腹今宜設法召商買近地之糧以自補非但備倭兼亦備饑預圖則省臨用則難豈登萊之患獨緩于天津而備倭之費反輕于備虜邪如備零星

之寇但可累積纖微補苴罅漏如備大舉非多兵多
餉不可譬如富家興作有財則可使路人化爲童僕
悍奴化爲恭順若其無財一步亦難今日之事不來
則零竊亦無一來則靡費不小排山倒海其勢難支
捧漏沃焦爲時已晚所當亟爲題請者也不足則請
發戶工二部見行事例空劄數百送海防衙門看何
處緊急派發該衙門令民間得以本色折色相兼上
納如某處須本色急則獨收本色用折色急則獨收

折色鬻爵贖罪本非美政而右人遇急皆爲之甚至
榷酒酤筭車舟而不肯一槩加于地畝則以數者之
害比加賦猶淺耳至于修城等項費用浩大官帑不
能徧給宜倣救荒事例有士夫百姓尚義捐資以佐
軍興及修城之用者如所捐數多地方官以名聞官
照何洛文穆文熙事例題請　旌表夫民急則費不
惜若待已見兵荒之形始求兵荒之食則晚矣根本
之計莫急于收人心東人之困極矣而上官之軫念

亦已至矣顧海上之備既不可已內帑之請又未必得不于地畝議增更於何處取辦本地錢糧合修本地武備況以三府兵餉均派六府當事者調停苦心勤恤實政士大夫知之而蚩蚩之民難與慮始彼亦非怨今日之增而但疑于前日之未減耳即如壬辰癸巳之間議調水兵增有兵餉後海上撤兵三年此項錢糧上之減不減不可知而百姓未有不納者也但取十年以前錢糧文冊與今比對數目多寡則有

天下皆然

事議增無事不減明矣夫一畝之內加三四釐于百姓原非重累但今海上之役方興未已即如脩城一事動須萬金官帑已空則必出自地畝矣礦務煩興迎送夫馬蓋造棚塲各項供辦則又必出自地畝矣大工伊始普天共役豈我東省獨爲匪民錢糧加派又必出自地畝矣海上運糧即給有官價道路既遠賠累必多驢騾車運皆取于民則又出自地畝矣自今以後官日增設事益更端如此類者數百而未有

極百姓因見前日之增者已是不減今日之增者勢又復然兼以民無他業歲非大收近城未見荒凉遠社已多離散逃者既衆錢糧無所出辦則因累及本社稍能自給之民名爲遣催實則代納不出一歲富者亦逃彼既流離數仞之墻何守今既請留正額錢糧以給征繕則地畝可以不加若百姓知後日之不增及增者事後之可減則民心可以少安上下一體同患難共甘苦即萬不得已寧至開例寧至贖罪寧至勸借必不輕累貧民即有逃亡明與開豁必不連累富民使民無事歡然知恩則有事可以行法此則似迂而切似緩而急者也苦凶之中不敢與聞時事直以桑梓之地安危相關故遂畢陳其愚惟臺下留意熟計其便

策內論車制戰攻守法度精密守正具備足當兵畧一部與勦襲虛談者迥別可採實用

霍文玉

破虜復套策 全

夫破虜何術也臣按破虜非難預定車師之法而已天星軫主車輿畢上有五車氐下有陣車天輻閣道下有車府爲車貯又有王良御父爲御官天文志曰兵凶器欲求萬全咸莫如車聖王制車之法與經界相爲表裏所以制戎馬之精意也仰觀其象其麗有如此者書序武王東征也戎車三百輛詩序宣王北

伐元戎十乘嗣是楚子乘兩廣分左右而雄長南鄂晉人五乘爲三衛而世輔西周漢衛青以武剛車出雲中却匈奴于塞外晉馬隆作偏箱鹿角車破暑機能而克復梁州唐馬燧作冐戰車而河東大振宋李綱以車頒京東西路而經緯兩河他如魏絳之如意車黃懷信之萬全車王大智之雷電擊車尚論其世其迹有如此者車之制其來尚矣夫戰以人搏必以車者何哉兩軍相遇金戈勁弦萬命所關不有依據誰禁陵突昔胡淑有言當胡虜之戰陣突騎之輕慓非車何以蔽護夫人之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而戰之有車亦一陣之甲鎧也鱗介之虫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也夫淑取譬之意是明言胡馬非車無以爲禦故兵法車行間隊轔轔桓桓整一難犯爲陣爲營任地險易或縱或橫八陣隨變奇正以驅藩籬關鍵大卒如居八面蔽捍人馬無虞古云步不勝騎騎不勝車良有以也以上

論用車之由　昔我太祖高皇帝逐羣雄于水國自勝國至于今大都廢車而騎騎又將廢而步矣司國計者豈知毀車崇卒春秋病其苟且矧今胡馬驍健動輒幾萬以其居吾邊土也入寇甚便以其豐腴繁衍也所習之長技精而且衆惟我邊兵衣食不充情義久乖亡逆者利爲勾引怯懦者巧爲迴避一聞賊至主將深城戍兵高阜徒爲觀望而已迨其擄掠旣飽從容言去乃觀望者徐起而躡其尾或得彼羸孱衰老者數人或拾彼剩於爛惡者數物實賊之棄以詒疲軍者便聲報追至某處陣戰斬獲首虜若干奪回輜重若干至于賊之深入爲害凡我百姓被其俘虜死傷者不知幾千萬家匿十報一且以前功要索賞賚幾何不爲賊所輕笑也哉夫我之步騎不足爲虜騎之敵也不待智者辨之也然則車戰之法非我驅殺胡馬之急務乎臣愚以戰法必取諸人陣車法必兼諸歷代洪武四年令造獨轅車永樂十三年宣德十

四年申明其制而倍益之自京府河南山陝徐鳳淮
泗壽邳等處額派有數大小有式近日諸邊各亦置
爲戰車雖體質重大皆可酌用都御史余子俊傳顧
副使陳大綱胡崧已經奏請該部虛應未經行造臣
敢取往制之有明驗者間亦附以已見類爲一法大
約朴素渾堅輕活機便可以奮軍威而啗胡馬兩竿
前長出二尺許安鐵獸雄爪轅端中刻以猛獸之狀
可以伸縮隱顯法以火砲等火焰震聲從口中出以

降胡馬如西臣蒙馬以虎皮之衝敵馬遇之無不驚
怖反攻者兩端各置虎爪三把與兩竿錯綜皆外向
其犀利可以遏胡馬之衝突兩端旁用開闔法置兩
牌如兩翼可以脾挾戰者之轉進上蔽下裙可以避
矢石而衛人足每隊大車四輪當前每輪可以護三
十四人司竿者四人各司鐵索一條如李綱法行則
步以爲陣止則聯以爲營司樵汲爨者三人五人司
藥矢火器者二人司神獸者一人司獸火者一人司

弓者二人司弩者二人司殲馬雷者四人每隊小車四輪繼大車之後其二東向其二西向其制與大車同其卒徒器械皆減半附大車以食司竿者二人司火器者二人司弓者二人司弩者二人司殲馬雷者四人上箱下櫝器糧以賫擊刺以庇然則車之足以代負荷而制驍勒者何如也以上戰車之制古用車之法死地有十勝勢有八必講明俾知趍舍平原曠野則依法旅進崇山峻嶺浮沙積石則分隊貫入每止則依八陣之去六十四陣當前二十四陣列後以旃爲轅門以軸爲御車軌塵馬候蹄遇戰則大車爲橫陣之車小車爲馳車爲闕車爲輕車之萃聽中軍舉號如平日推演法嚴壘相持窺敵觀變多方以誤之如得敵人形勢情狀可設五鼓三分而乘之法分奇兵爲三覆大車止齊小車依法振旅間隊而出或挾轅以戰或擁拒而進長兵禦人短兵禦馬以長參短以短參長即先偏後伍五承彌縫之法也神車作勢群

火電發萬矢雨流威鋒莫測張皇失措彼驕悍之虜所恃者控弦勁馬而已我既有驅馬之法馬既不前亏何所施況車之上蔽下裙舉有所豫雖施之亦非所及也如此則胡馬迫而敗北也必矣由是縱奇兵夾追之以正兵繼之或伏兵邀之乘虛益實虜性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幾何而不爲盡殲也按法步以隨車騎以出奇彼欲進也吾之剛車不可近也彼欲退也吾之精騎乘其皆也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又曰三軍之衆可使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此周悉萬全之策料敵制勝之謀也試觀今法以步騎禦虜其關隘城堡諸軍多者不滿數千少者僅及數百人疲馬弱勢分而孤聚者不能爲陣陣者不能爲戰當其衝者且消沮閉藏惟恐影响之不幽也況欲比隣切于赴閒而相爲救援者乎他無詳及姑舉大同一鎮將無成令軍無閒志賊已知其人之易與也其地川原平衍可以橫布馳驟賊亦利焉故

歲多大舉賊纔出套便涉偏關入老營堡平虜城威遠城皆稱要害若南犯則應溯諸城必由之地也東走則陽和諸城獨當其衝順聖懷來之莫過　皇都震矣故宣府爲　皇都之後輔獨石馬營葛谷萬全張家口新河口洗馬林爲空府之後衝尤所宜申飭車陣之法教演將卒昭示紀綱以鞏固　皇都者也大同爲　皇都之右臂偏關老營堡爲大同之咽喉紅門水泉小營兒八柳樹寺塢等夾三墻適兩徑之險隘乃虜騎天阱天牢天羅之地多設塹伏以殺之則無不中者我　國家設大同左右衛暨威平等實爲偏關之內應其永興鎮西等爲偏關之外援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踐歲無虛日入寇第一關頭機在必守防禦之兵半是民壯傭奴救傷救死之不暇可責以敵愾哉按其地可如臣車陣法建一營城移大同西路遊擊將軍并偏頭守備分灰溝五花得馬河曲保德等兵更多召土著者住

劄留屯于此與老營堡遊擊相爲表裏策應沿河岸築爲高堤錯綜樹以數十萬柳以折胡馬每賊一出乘其未涉將涉而擊之特破竹之勢耳其一策昔于筠詩唐高祖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以扼突厥之入如臣海舟之制胡馬必不能涉水而兢渡矣以是推之則凡河北河東河西水限之處舟師之法間亦可用于西北矣其又一策于人馬可渡之處或一里或半里用開闔法多設堰閘水門無事則漲溢可以漑屯田有警則淵源可以絕胡馬萬一勢不可遏則洪壅以成漂沒如韓信夾灘水決沙囊而斬龍且曹操引沂泗注下邳而擒呂布皆控帶川流而藉地形之利也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强以是據其要津則偏關固矣偏關固則宣大有重險而皇都益固矣以上車戰之法臣嘗考之河套爲朔方之境皆中原守地自秦遣蒙恬伐匈奴收河南地唐張仁愿取漠南築三受降城以守之後爲安祿山所削元末遂爲王保保所

據國初追逐之築東勝城爲守正統間失守東勝退守河套弘治間棄套守墻而寇始入境矣今不取則遺此顯憂果如臣議則邊城府庫兵法將卒內政且修矣可以下令攻之命京府直隸山陝諸路申飭以爲後犄命遼薊諸甲按兵其境以防他變命宣甲屯獨石洗馬林以絕其東援命寧甲軍河東以斷其右臂命偏關諸甲橫絕套口以遏其內奔然後命楯林建安長樂諸甲出大相河以擊其首賊必大驅以應我我惟重壘相持以老其銳命歸德漁河米脂嚮水諸甲出榆林以擊其項賊必另驅以應我項既受擊脅且有返顧之虞矣既又命靖邊把都永濟諸甲出寧塞以擊其腹賊又不得不另驅以應我腹心受敵其首項漸爲之縮矣以三山饒陽慶寧諸甲出定邊口是以招其足也以鐵柱新石嚮石諸甲出花馬池是以擊其尾也彼之衆援既絕我以五道并進彼黨既伐我黨且樹矣卒之首尾牽制四肢莫掉而腹

心益病理屈勢窮如智武子挫楚之法振車列陣三駕其師而不與戰是則佚能勞勞飽能饑饑靜能撓撓持久不戢困弊不勝將潰然自亂頹然自敗而避死趨生之無及矣席卷之功不在今日而誰待也兵法曰先據戰地而待敵者佚能使敵自致者之利也是以攻其所必救也是以分其勢也又曰善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我所與戰之地不可知則敵之所備者多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是之謂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無已奮一怒之威潛令夜不收萬人如亮之殺藤甲兵者可一破而殲之君子曰復不世之讐綏厥士女則固不嫌於用術也是則門庭之寇已掃而中土可復沃野可耕所以資民利而省飛輓者則又萬倍矣

以上車攻之守

或曰車制久湮子欲用之邊土久捐子欲取之無亦時勢財力之艱應之曰古車戰以制四夷擁

車出塞軒輊渡淮三代有之下至參偏拒狄偏箱擊鮮秦漢唐宋代有明驗惟在今得其法而用之耳如謂邊難車往而徒驅此疲卒羸馬以與敵是何異于委肉於虎蹊也況今宣大寧固之區非上谷雲中朔代之境乎何昔皆利于用車而今獨不然也若謂取地之難是又毀界廢防昧春秋謹嚴華夏之法也臣聞天有長垣地有黃河非我族類天地且限之外棄矣王者奉天地以出治可以棄我中土自失設險守國之豫乎凡此皆狃於拓土開疆生事徼邊之說而不知用兵之節討罪之義以復　祖宗一統之制者也內險失守則外侵日甚曾見易守河爲巡河之役矣尋又易巡河爲哨探之役矣自頃哨探亦未之遑墻內之耕且鞠爲蓬藿之場矣剝床之憂不待智者而後辨也夫惟戰攻之制既成設守之議尤不可緩今之議邊者連篇累牘皆詳于內畧于外不知畧外不支內詳何益請以身喻可乎外感不入則內恙不

作故善調息者修形以和中乃可完神以長生今邊
墻之外失守猶之寒暑之莫禦也入寇之毒流行猶
之臟腑之受劇也不究賊所以踰重關越隘口之由
而惟責其搶關相殺村落之險是何異于舍寒暑之
禦而欲臟腑之瘳也或欲于沿墻缺口兩山斷處賊
衆可以擺踏馳驅者即其中挑可容三千人馬營盤
若止可单騎徑行者挑可容二千人馬營盤周圍壕
濶一丈深一丈于盤旁增高一丈藉此爲截殺代勞
之所緩急可恃以爲固夫此亦跨山結扇古之所謂
高闕戍守之制議者之見未爲不良也臣愚以爲聚
人馬以守之不若集兵革以守之殆不必三千與二
千之靡費而所守尤爲不可拔也堅車不過數十兩
健卒不過數百人嚴烽遠諜探賊之來乃于營盤夾
道之處如陣戰之法擁車峙列四五層或六七層據
隘把持作勢撞逐彼殘賊者雖雲蒸烏集彌川絡野
自不能行行列列而闖闖于我矣兵法曰畫地守之

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又曰據地之要害扼地之襟喉蛇蟠月偃使敵人急至而不得至者害之也自其相持不克而遁去也或設奇于高阜處以木櫪飛石以壓之或設伏于翳薈之中以砲矢擊之或積薪于崇阿之藪以火焚之昔秦觀有言暴悍無過于虎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罟網撞以利戟射以强弩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即此爲邊隅作虎落也兵法曰善守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曰善勝者立于不敗之地是之謂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持重克敵無逾于此者然則車之足以省人馬而減芻糧者何如也竊又一議可于入寇之處離邊墻可一里半里許控巖依水量以戰車夾兵而出就其處築爲雉城重門望樓弩臺敵棚外環高堤曲連舊城爲甕城沿堤多設臺墩赤幟相望刀斗相聞環堤外錯綜植以萬柳移附近守備官軍住劄以爲守禦內以防奸細之出外以防桀驁之入賊

小舉則開門延敵設奇出伏輕車與戰賊大舉則擁車列塹重壘堅壁附近城堡即時策應相隣路口張爲聲援昔高呂有言狄同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用其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此皆扼吭先制之計兵法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敵不知所攻又曰兵有三勢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氣如飄風此謂氣勢開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盤蹬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夫莫過此謂地勢因敵怠惰疲勞饑餓前營未舍後軍未涉而擊之此謂因勢凡得一勢者敵且莫能侵況兼而有者哉如此不惟墻内之民時耕時穫雖墻外之墟無不漸爲我耕所矣故上將務食于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趙克國平羌奏也部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通勢併力以飽待饑以佚待勞此其上策也以上二策在内者可以爲盤在外者可以爲城然必多召土著常居者彼有所憑依蔽

捍恃而無恐有父母妻孥耕穫益以給之豐宅而安矣故曰確守邊疆以居民爲主官與軍鎮壓之耳大約九邊衝口四分吾軍三分守內一分守外其守外者視內而加給焉則勞佚均而樂爲之用無不各以全力而當一面回視昔之盤臺之番戍調集之遲鈍守無定法人無恒心其虛實强弱奢儉煩簡奚啻萬萬也以上車守之法大抵議北者當以套虜爲急此虜既驅他若大寧興和開平東勝賀蘭燉煌等舉而措之耳

臣聞上馬之費可具四車中馬之費可具三車下馬之費可具二車飼秣調息之費非所筭也及其用戰也一車足以敵十騎之驍八十人之健且車之經歷歲月修葺有常非若馬之棄齒也今計大陣五百七十二車中陣三分之二小陣三分之一如亮之法即六十四車以下皆足以設奇正而驅胡馬合九邊之車其費不當一邊之馬奈何今之謀臣智士欲安內攘外以慰我 皇上北顧之憂者獨不爲置車師計

乎法曰烈烈轟轟夷虜無踪轟轟烈烈夷虜盡滅臣擬曰烈烈多火也轟轟多車也其諸破夷虜之機括語乎臣昧死敢道諸臣之論車未諳虜情製非其良用非其法如醫然未明其症藥非真材方非合式如臣之致其料也是原其症也繕其車之製也是揀其材也釐其車之戰攻守也是合其方也此法具在春秋若左丘明則見而知之若諸葛亮則聞而知之自李唐來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久廢而後邊儲匱邊儲匱而後兵將弱向之屯田竟爲虜地言之可爲三嘆

万日乾

撫卹屯田官軍疏 全

屯政之宜其法在於召佃而其要則尤在於蠲逋薄徵而已以召佃言之各衛屯種軍餘近年以來苦於陪補相繼逃亡拋下田畝荒蕪不治間有暫荒之田易於開墾非無人領佃也但以我朝屯法每軍一名給田五十畝其田四散一軍之田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屯官旗甲不知事體或有鋤種一二畝

者便索全糧彼欲兼領又患窵遠孰貪二三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圖數畝之利陪五十畝之稅哉人視荒田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陪者愈陪患不得息自非　朝廷寬恤停稅設法召佃則此荒田迄無可耕之期矣今南京戶部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開耕計畝定稅給帖承佃免其二年租稅不許屯官分外科擾俟三年成熟方許徵納深爲有見蓋以荒田零坵隔遠遠則不便于關領荒則未望其收成若非聽令擇便則人苦于四散而不肯佃非量停其租稅則人憚于陪糧而不肯佃即今南京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拋荒田共計三百三十頃九十七畝有奇足堪耕闢乞聽多方招人承佃不拘全分隨其所便開坐畝段告領戶由開墾耕種隨其所佃畝數納稅非見佃之田一毫不許妄徵量寬三年稅糧以爲牛具種子之費俟三年成效一體徵納若成熟之後雖

有新垦補役逃戶復業亦不許告爭待十年之後復有區處如無復業補役之軍則永爲已業如是則承佃之人既不苦於全領又不患於陪糧雖一二年間未必有收亦肯捨力向前以圖長遠之利近荒之田刻期可熟稅額不患於虧欠矣以蠲逋言之查得南京和陽等衛拖欠嘉靖四年分屯糧共一萬一千五百石各衛掌印併管屯官員俱各住俸至今參照前項屯糧不係災傷應免之數各官追徵不完合應住俸但見今各衛拋荒田地動經數百餘頃其前項無徵稅糧每年俱係各戶包補如豐成之際猶隱忍代陪至薄收之年僅可自完誰肯鬻妻典子爲人陪納此蓋拖欠之由也今各官俸糧住支已久拖負數少者猶望豐成之年處置陪足至於數多者縱得豐年亦無陪納之計各官俸糧再無關給之望矣今林士元等官欲將各官住過俸糧通行扣筭抵補嘉靖六年以前拖欠屯糧之數其有未足待二年以後財力

稍舒補完夫以各官所住之俸已係在官今復以之
准抵逋糧揆諸事體恐亦未安莫若照各年分豁災
傷事例查各衛見今勘實坍荒田地若干所拖屯糧
悉爲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原欠多寡
數目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者暫准關俸其
餘二分續徵取通關繳報如二年之後不完仍舊住
俸庶幾人心有所遵循而逋負之糧漸次可補否則
各官之俸可住所欠之糧終不得完且祿以養廉士

人尚資於此軍職之中求其甘貧守職者不多得也
今俸糧既住日用無措未免侵尅屯軍屯軍既窮未
免復欠子粒計所虧損仍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之
爲愈也以薄徵言之竊惟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曰
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糧一斗二升改科則
減其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則每畝納銀一分
六釐蓋又輕矣比較之屯田軍一名佃五十畝每歲
納糧一十八石內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糧六石並

得爲重但先朝末年頻歲凶歉嘉靖三年加以大疫
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人耕種如南京鎮
南等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曠地葭莽極
目不勝凄凉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與區豁逐
年俱係衆戶陪補陪補愈重逃亡愈多逃亡愈多陪
補愈重反復相因勢不能已屯政之弊至此極矣今
林士元等官欲將三則之內一項停免俟年豐人衆
方議並復又欲通查三項田地見種若干頃畝照常
輸納見荒田畝若干姑且停免以待召佃成效一體
徵收無非憫時救弊之意也但田有常額額有常稅
前三項屯田俱係在冊正額遽欲除豁一項恐亦有
礙如云將見荒田畝姑且停徵待召佃成效一體收
徵竊恐法亦未備蓋停徵而不召佃則徵之停者何
時可復召佃而不設法則佃之召者何人敢承
嘉靖六年曾經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杭巡
屯田監察御史唐勳王世爵等累次題行欲通查

衛坍荒田地共若干頃畝坍江者悉與除豁拋荒
俱作改科所缺額糧將各衛新增田內每畝加銀
釐通融處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似
行詢訪輿情俱各稱便今大約查筭勘實各衛坍江
田地四十五頃二十一畝一分有奇委實崩坍合應
除豁其拋荒北較田地四百七十頃的係久荒難于
開墾若非薄稅改科必無願佃之人矣乞照依所議
將前項坍江田畝悉爲除豁比較荒田俱作改科計
缺額糧共三千五百餘石通各衛新增田地三千四
十八頃每畝加銀五釐共加出銀一千五百二十四
兩每糧一石折銀五錢准補欠額糧米三千四十石
又查三則之外有三升三合等項之田此項田地俱
係成熟年久俱當升作五升三合五勺共陞出糧四
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而無虧欠然後出以
諭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擇便開坐畝段俱赴
衙門告領戶由開墾耕種永爲已業量寬二年租

待二年之後田已成熟一體徵收如此有力之家圖輕稅庶幾出力承佃矣再照中間有等田地坐和州等屯荒廢久遠用力極難則雖薄徵改科必願佃者又不可不預爲之計今查紅牌事例承佃故軍田地戶由每戶不過二分近年以來各衛故軍好田槩被軍官戶內舍餘侵領每戶領戶由十二紙二十紙者有之磽瘠不堪之田俱着貧軍領佃陪補糧稅最爲積弊伏乞通查各衛戶由每戶多領二紙以上者每三紙令領久荒田一分務要立限開完回報如不願開者即將戶由退出另召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戶由帶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熟田而領一分荒田未有不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久荒之田俱可耕闢屯無曠土軍有餘糧屯弊庶幾可清矣